

莫洛託夫 著

十月革命二十週年

一九三八年 印行

SK
MG
D1
4

MB
125
4



3 1799 5465 0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莫洛託夫 著

十月革命二十週年

（在莫斯科大戲院內舉行的紀念大會
上的報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

一九三八年印行

本書內容

一、我們的勝利之意義	三
二、與資本主義的競賽	三
三、論前途	二四

(一) 我們的勝利之意義

同志們！

今天，蘇聯勞動者羣衆，抱着偉大自豪意識，來紀念十月革命二十週年。（掌聲如雷）。在我們當中，凡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就已開始自己的覺悟生活的人，根據本身的經驗，就懂得十月革命在我們的生活中所引起的根本變更。在最後二十年中所長成的一輩人，則參加了澈底粉碎地主資產階級舊俄國勢力的事業和參加了建設社會主義新制度的事業。在這幾天內，在我們一切城市和鄉村中，在全國每個有人居住的地方，勞動者之意念，皆傾注于社會主義革命偉大二十週年的諸事件，傾注於社會主義革命之光榮的成績，傾注於開展在我們面前的光明的前途。

不僅蘇聯的工人和農民，而且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勞動者，在這幾天內紀念十月革命之勝利時，也抱着喜悅的情感。（掌聲如雷）。在蘇聯力量之不斷增長中，在蘇聯力量之在他們眼前繁盛發展中，他們看見：勞動羣衆握得國家政權之後，能夠達到怎樣的成績。無論我們的敵人，即十月革命之敵人，怎樣做，無論他們怎樣造謠撒謊以圖減低十月革命之意義，可是關

於我們革命之實話——關於蘇聯之毫不做作的、毫無粉飾的實話，——却到處傳播着，傳播到蘇聯境外很遠的地方，並使一切有覺悟的、一切能夠從事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人們都站到蘇聯這方面來。（掌聲如雷）。

十月革命之偉大力量和國際意義，就在於牠實現了勞動者想擺脫剝削者的壓迫，擺脫地主資本家的奴隸勞動制而獲得解放的那種內心的期望。牠實現了人類中優秀分子許多世紀以來所期望的東西。

在所謂「新紀元」以前，經過了好幾千年。在「新紀元」後又經過了一千九百多年，終於找到了這樣一個力量，找到了這樣一個革命組織，這個力量，這個組織，把勞動者引進了反資本、反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戰鬥。在一九一七年，在我國，工人和農民一起，擊潰了自己的壓迫者，奪得了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

第一次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加速了社會主義革命。這戰爭不僅會使俄國工人和民衆陷於忍無可忍的地步。可是，世界資本主義最薄弱的一環，却原來是舊的、沙皇的、地主資產階級的俄羅斯。另一方面，世界上最革命的階級，却原來是我國的工人階級，這工人階級在偉大列寧領導之下創造了布爾塞維克黨。（鼓掌）。

拖延很久的帝國主義戰爭，首先使沙皇制度歸于滅亡。戰爭會如此消耗了俄國的力量，以至於會使國家有完全崩潰與瓦解的危險。當時，全體人民，都要求和平，要求休息。而當時掌握政權並獲得俄國資產階級及英法帝國主義者贊助的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

維克，却高喊「無論如何」要繼續戰爭。這個政權，想保持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這個政權，不管千百萬農民羣衆之推翻沙皇制度是爲着保證把地主土地轉到他們自己手中。

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的政權以空口說白話的口惠，代替了把土地轉交農民的事業。城市中的工人及其他勞動階層之境况日益惡化，而克倫斯基政府又愈益暴露了自己完全沒有能力來改變情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問題遂成爲急待解決的問題。當時，布爾塞維克黨便號召工人與貧農走上革命的道路，這一革命，照列寧說：

「定能戰勝剝削者，定能給農民以土地，定能給各民族以和平，並開闢可靠的道路，以走向全世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之勝利革命」。

列寧在十月武裝起義前夜就這樣決定了革命之目的。這些目的，便使我們的革命與其他

的革命，根本不同。

由於整個國內國外環境的關係，十月革命具有了與其他革命不同的特性。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寧在全俄蘇維埃大會上指明十月革命初步總結時說道：

「一切偉大的革命，始終都會力謀根本剷除舊的資本主義的制度，都會力謀不僅爭取政治權利，而且要從統治階級手中，從任何剝削與壓迫勞動羣衆的人們手中，奪取國家管理權本身，以便一勞永逸地剷除任何剝削與任何壓迫。偉大的革命，正是會力圖打破這舊的剝削者的國家機關，可是迄未澈底完成這一個任務。而俄國，却由於自己的經濟與政治情況之種種特點，現在最先使國家的管理權過渡到勞動者自己手中來了。現在，

我們在已經掃除歷史廢物的道路上，將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之雄偉的、光明燦爛的建築物，創造出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新式國家政權，這新式國家政權由革命之意志所託咐的使命，就是肅清地面上的任何剝削、任何壓迫與任何奴隸制度」。（掌聲如雷）。

在這一段話中，列寧指明了我們的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有決定意義的區別。

除那會獲得短時間的勝利，曾使政權於短時間內掌握在勞動者手中的巴黎公社以外，其他一切革命，至多也不過只是稍許擴大了勞動者的政治權利和暫時改善了勞動者的生活狀況。所有這些革命，都是把政權保留在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人們手中。一類剝削者代替了另一類剝削者來掌握政權，然而特權階級却未曾喪失其統治的地位。在所有這一切革命中，資產階級都保存了自己的政權，即資產階級的專政。

所有這些，曾不能不使參加資產階級革命的勞動羣衆發生某種失望的情緒。勞動羣衆參加這些革命，本來抱有他們自己的目的、自己的志願與期望，想終於擺脫統治階級之壓迫。

然而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都使這些志願與期望，因遇着把政權保持在自己手中的剝削階級之反抗而遭受了失敗。所有這些革命之結局，都使人民覺得不滿，覺得沒有達到本身的目的。這就產生了羣衆對革命的失望情緒，勞動者對本身力量的不信任心理，這是於壓迫階級有利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發生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從舊式的革命、從資產階級式的革命，轉到新式的、社會主義式的革命。在人類歷史上，剝削者的政權第一次被推翻了，工人階級的專政獲得了勝利，國家的管理權轉到了勞動者的手中。勞動者從奴隸、從被壓迫者、

從被剝削者變爲自由的人了，變爲決定自己命運的完全主人翁了。工人與勞動農民既握得政權，便第一次有了可能來創造他們自己所願意的生活。工人階級與農民一起解決根本問題——政權問題後，即已開始過着新生活，即已着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之光明燦爛的建築物」。

十月革命之勝利，實現了勞動者與人類一切優秀代表的期望。從那時候起，兩個以相反原則爲基礎的世界間的競賽，即新社會與舊社會間的競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競賽，便開始了。世界各國中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一競賽上面來。

舊社會之基礎，就是私有財產，當時，一切生產資料都屬於資本家，都屬於富人。資本家之政權，就支持在這一基礎上，就支持在資本勢力上面。蘇維埃政權，則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廢除了對於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或者是屬於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或者是屬於我們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與合作社所有。不論是屬於社會主義的國家，或者是屬於我們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與合作社，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都不是爲着個人剝削別人而自肥的利益，而是爲着人民的利益，爲着勞動者的利益。這不是什麼小小的改變，而是社會之根本改造，而是社會經濟基礎之根本改造。

廢除對於土地的私有制，廢除對於工廠和製造廠的私有制，廢除對於鐵路和城市住屋的私有制，以及實行其他諸如此類的辦法，結果已使我國一切資本主義階級與一切寄生的、不勞而獲的分子完全消滅了。在我們這裏，已經沒有資本家，沒有地主，沒有富農，沒有商人，也沒

有其他剝削人民血汗者。我們的法律不允許他們存在，也不允許任何寄生蟲重新產生。我們的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工人和農民的友愛關係上面，他們經過勞動者蘇維埃來管理國家，來建設自己的新生活。

十月革命之根本目的豈不正在於此嗎？毫無條件的，正在於此。由此可見，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一起，奪得政權後，即真正運用了這個政權來實現十月革命之根本目的。由於實現這些目的之結果，我們已獲得如何偉大的勝利；我們已經得到的，而現在並且已在我們的基本法中載明的，是些什麼成績，——關於所有這一切，我們蘇聯所已通過的斯大林憲法，已經用簡括而燦爛的辭句說明了。（鼓掌）。斯大林憲法說明十月革命之勝利成績，說明我們的革命已在事實上達到了自己的基本目的，並為自己開闢了進到新的偉大勝利的道路。

由此，十月革命及其所造成的新制度之國際意義，便與日俱增。

新制度之基礎，就是勞動羣衆之參加國家管理。沒有這一點，就根本說不上蘇維埃政權之任何勝利了。只是因為在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獲得了勝利，實現了最高式的民主制，即社會主義的民主制，使一切勞動者有無限的可能來參加國家的管理——只是因為這個緣故，蘇維埃的國家，才存在着，而且一往直前地鞏固着。（鼓掌）。

這個民主制，是與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制不同的。誰不懂得這一點，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就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他就不能成爲使勞動者擺脫資本壓迫而獲得解放的事業之自覺的擁護者。

在民主式的資產階級國家中，公民權利之形式上的平等是宣佈的，然而一部份公民，現在仍與從前一樣，既受剝削又受壓迫，而另一部份公民則是剝削和壓迫自己的人民的！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勞動者所享有的民主，是限制在狹隘的範圍之內的，只是在不破壞剝削階級之統治地位的限度內，才被容許存在。在資產階級國家中，民主制是爲統治者利用來擁護自己利益的，而勞動者政治權利之任何擴大，都要受到頑強的反抗。

我們的制度則建築在另一基礎上。勞動者愈是積極和愈是盡量來參加國家的管理，則我們的制度也就愈是強固。

斯大林憲法給了新的明證，證明我們總是力謀盡量發展勞動者的民主制，證明我們總是力謀盡量加強勞動者參加國家事務和我們的全部社會生活。我們制度民主制之特點，不僅在於我們已把選舉權中的任何限制盡行取消而使蘇聯一切公民都享有完全平等的選舉權，不僅在於使女子享有與男子完全平等的權利，不僅在於使蘇聯各民族有完全平等的權利和由國家給與落後民族以加強的幫助。此外，我們制度民主制之特點，還在於我們的憲法載明一切勞動者有勞動權利，有休養權利，有受免費教育——直至高等教育的權利。（鼓掌）。資產階級國家——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也在內——之憲法，根本就沒有說到這一類事情。只有斯大林憲法，已獲勝利的社會主義之憲法，社會主義民主制之憲法，才載明勞動者底這些權利。（鼓掌）。

不僅只看憲法，且看看簡單的事實吧。且看這樣的事實，如社會對於普通勞動者的態

度吧，社會對於由我們稱爲工廠、製造廠、集體農莊的斯達漢諾夫者的那些勞動者吧。在我們的國家裏，在生產中做出很好工作模範的普通男工與女工，集體農莊普通男莊員與女莊員，就成爲舉世聞名與大家敬重的人物。普通工人與農民中的，昨日還是誰也不知道的斯達漢諾夫者，只是因爲他們在工廠中或在其他社會經濟部門中做出很好的勞動模範，立刻就成爲最著名的人物，成爲人民所愛戴的人物，——試問在其他那一國家內能有這樣的事情呢？（鼓掌）。難道在資產階級國家中，能有與此多少類似的事情嗎？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誰都不注意工人勞動本身，而剝削工人勞動的主人，却只是注意從這勞動中所得到的利潤。

普通的勞動者，因爲自己工作好，就成爲全體人民聞名的人物，這樣的情形，在任何一个資產階級國家中，都是想像不到的。而在我們國家中，這是非常普通的一回事情。我們大家都都知道，這種事情，並不使科學家與藝術家受到損失，並不使經濟建設人員和文化建設人員受到損失。我們建設事業各部門與各種創造工作之優秀代表，我國全體勞動智識分子，均爲社會所注意，均爲國家所積極資助。我們的領導者，爲人民而工作，忠誠地領導着某一部門工作，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一樣，他們「有一切根據得到人民之信任與愛戴」。（鼓掌）。這樣的制度，——在這制度中，勞動者掌握着政權，在這制度中，社會上的榮譽地位是屬於勞動者，——這樣的制度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國勞動者的同情。我們親眼看見，新的蘇維埃的制度之國際意義，是日益增長着。

其次，蘇維埃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也是盡人皆知的。以各民族偉大友愛爲基礎的

蘇聯，在最大的國際事變中，總是在世界各國中佔着特殊的地位。

只要說說蘇聯對那爲自己的民主權利與自由而奮鬥的西班牙人民所採取的態度就夠了。

蘇聯不僅不掩藏自己對於共和制的西班牙的同情態度，而且公開聲明，認爲西班牙民主共和國的事業是蘇聯自己切近的事業，是整個進步人類的事業。（鼓掌，會場中用西班牙語言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掌聲如雷，高呼：「西班牙共和國萬歲！烏拉！」）。那自認爲是民主國家的政府，是離這種擁護西班牙民主的誠懇立場多麼遠呵。

再看看中國事變罷。蘇聯之締結蘇中不侵犯協定，就已表示了自己對於中國人民的同情和對於日本侵略行動的態度。（鼓掌）。然而還沒有聽見說其他國家已採取任何一個步驟，以反對那對於中國人民的空前侵略。在這裏，蘇聯也是由於自己的特殊立場，由於自己對那受外國侵略的人民抱着誠懇態度與真誠同情，而與其他強國迥然不同。（鼓掌）。

在所有這些年份中，蘇聯之國際政策都是未曾改變過。誰也不能說有更忠實和更一貫擁護和平的國家。如果說我國一貫實行和平政策並力謀鞏固國際和平關係，正是表明我國確信自己的力量，這當然是說得正確的。（鼓掌）。我們的國民經濟是一往直前地增長着，我們的文化建設是一往直前地高漲着，我們沒有任何實行對外冒險之必要。讓其他國家去幹這種冒險事情吧，如果他們的脚下，已經這樣發燒。（笑，鼓掌）。然而我並不隱瞞我們是關心紅軍及其力量的（掌聲如雷），並且不忘記他人方面，特別是法西斯蒂方面實行冒險之可能。

然而現時，蘇聯國際意義之最重要的表現，就是蘇聯在其他各國勞動者之思想和情緒中所

發生的特殊政治影響。

如果從前的革命，結果使勞動者對革命鬥爭失望，對本身力量不相信，那麼我們的革命及其光榮的二十年，却有另一種的，完全相反的影響。現在已經無須證明：勞動者能夠沒有資本家和地主而前進，勞動者的政權是現代最偉大的力量。（鼓掌）。從前曾對這一點懷疑的人，現在已經能夠親身感覺到新制度及其在蘇維埃政權下所獲得的勝利。勞動者政權之生氣勃勃的形式，已被找到，這政權形式之社會主義的內容，業已顯露出來。資產階級的革命，曾作出許多事情來使勞動者不信任自己的力量。然而我們要問，為打破這種不信任的心理和提高全世界勞動者的戰鬥精神起見，難道十月革命和我們的蘇維埃制度做得還少嗎？

從前有時能發生這樣一種感覺，以為勞動者力量太小，不足擺脫資本主義的束縛。資產階級會竭力向勞動者灌輸這類的偏見，灌輸不信任自己力量的情緒，並為此而雇傭各種各樣的、帶有假社會主義證書的「社會主義者」來替自己効勞。而其實，事情當然不在於勞動者力量不夠。事情只是在於羣衆之組織性不夠，而主要的是在於階級覺悟性不夠。

蘇聯以其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打破這一切偏見，鼓勵工農羣衆信任自己的力量。我們不來從事預言，只叫人回憶一件事實。甚至在十月武裝起義以前幾個月內，在我們的國家中，有很多人相信十月革命之勝利嗎？並沒有怎樣多。從那時起，形勢已經大大改變了。不消說，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正剷除着全世界勞動者隊伍中不相信自己力量的情緒之根源。這種勝利，在很多方面，使期望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獲得解放的勞動者之境況，日益順利。

毫無疑義的，這個思想，已在很多國家之勞動者隊伍中，迅速成熟着。勞動者不信任自己力量的情緒，現在將日益迅速地消失。我們且回憶列寧尚在十月革命前夜怎樣教訓我們，他說：「最重要的，就是鼓勵被壓迫者和勞動者相信自己的力量」。

根據十月革命二十年來的經驗，千百萬工人和農民，已學會許多新教訓，已開始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自己的力量，已開始把那不信任自己勝利可能的偏見拋棄，——我們的勝利之主要的、真正國際的意義，即在於此。

(二) 與資本主義的競賽

爲要瞭解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就必須把我們今日的蘇聯與革命前的俄國比較一下。我們的國家從前是怎樣，而現在又是怎樣呢？

在革命前的俄國，掌握政權的，是以沙皇爲首的資本家和地主，而沙皇則被人民叫做「俄國第一個地主」。俄國會是一個落後的，以農業佔主要地位的國家。當時，工業發展得很薄弱，在很多方面都會落後於其他國家之工業。列寧關於當時的俄國說道：「俄國是『落後得不可思議的，落後得聞所未聞的國家，是窮困的與半野蠻的國家，就其現代生產工具的設備說來，則比英國壞四倍，比德國壞五倍，比美國壞十倍』。出產這樣必需物品——如煤、石油、鑽石、鐵、機器、化學品——的重工業，則尤爲落後。最豐富的地底蘊藏，開發得不好。」

而且，當時工業最大部門中的主要主人，並不是俄國資本家，而是外國資本家。本國工廠和製造廠所需要的裝置品，多半購自外國。在各方面，都會感覺到本國工業落後。

當時，地主與富農，警官與團總完全統治着鄉村。用列寧底字句來說，當時的情形如下：「三萬個最大地主所有的土地，約近七千萬俄畝，而一千萬個農戶所有的土地，也只有約近這樣的數目——這就是情況之基本背景」。

當時，幾百萬農民完全沒有土地，沒有莊稼。當時，大多數農民都苦於缺少土地。當時，鄉村中三分之二的居民，都是飢餓的貧農。當時，極大多數的貧農和中農羣衆，都是用木犁，用陳舊方法，來耕種自己的和從地主手中承租來的一小塊土地。當時，在鄉村中許多地方，都有賦役制流行着，就是說，農民用自己的壞得可憐的農具，替地主耕種土地。

十月革命，是在帝國主義大戰第四年中發生的，帝國主義大戰毀壞了國民經濟，使民衆生活困苦到極點。此外，很快又添上了新的災難，因為地主與資本家，在外國干涉者幫助之下，會逼迫我們進行了長期的國內戰爭，使我們耗費了三年以上的時間。國內戰爭使我們遭受了巨大的犧牲。到國內戰爭終結時，工業、鐵路及農業，曾陷於極端低落的地步。當時，農業產量，只等於戰前產量三分之一。當時，工業之低落，尤為厲害，一九二〇年的工業產量還不及戰前產量六分之一。

蘇維埃政權，就是在這樣的經濟破壞情形之下，着手恢復國民經濟，提高農業與工業，運輸業與商業的。當時有人以為這將需要長久的年代。布爾塞維克之敵人，曾幸災樂禍。然

而結果怎樣呢？結果，我國勞動者在短短時間內就勝利完成這個任務了。

在一九一三年，全部大工業的產量（以一九二六——二七年度的價格爲標準）等於一百一十萬萬盧布，在一九二〇年，降到十萬萬七千萬盧布，而在今年，一九三七年，則會超過九百萬萬盧布。這就是說，工業產量比戰前增加了八倍以上。況且，我們直到一九二六年，才達到戰前工業出產的水平。因此，我們工業產量之超過戰前水平八倍以上的增加，只是最近十一年來發生的事情。現時在一切工業部門中，工作是在開足馬力進展着。在許多部門中，都已在現代先進技術基礎上實現了根本的改造。最大的許多工業部門，如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冶金業等等，都是新創立的。革命以前的俄國工業會佔世界第五位，佔歐洲第四位。而現在蘇聯工業總產量，却只次於美國了。蘇聯工業，已經佔歐洲第一位。（鼓掌）。

工人之生活條件業已根本改變。十年以前，我們還有一百五十萬失業者。然而我們沒有失業現象，沒有失業者，已經有許多年了。而同時，現在美國却有九百萬至一千萬失業者，德國有三百多萬失業者，英國有二百萬失業者。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時候，蘇維埃政權宣佈了工業工人實行七小時工作制，這一決定，業已見諸實現，更不消說，在礦井中以及其他某些困難工作部門中，我們向來就是實行着六小時工作制。無論在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都不能夢想到這樣短的工作日。在我們國家中，工業工人數量及其工資，不斷增加。在一九二八年，工資總數，還只稍許超過八十萬萬盧布，而在今年，一九三七年，則已超過八百萬萬盧布，就是說，大約增加了十倍。（鼓掌）。

你們知道，在迎接十月革命二十週年紀念時，政府關於提高那些領薪低少的工人之工資的命令，業已公佈，並爲此而專門撥出一萬萬盧布爲本年最後兩個月增加工資之用，六萬萬盧布爲一九三八年增加工資之用。（鼓掌）。而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無論在德國，無論在意大利，無論在日本，無論在美國，無論在英國，最近幾年來，工人工資不僅沒有增加，而且減低了。

所有這些，都是明顯不過地說明，蘇聯工業發展方面的勝利，正和社會主義之其他勝利一樣，是使工人羣衆狀況得到根本的改善。

在我們的農業中，在其技術方面和工作組織方面，都發生了真正的革命。在最近幾年中，我們的農業，已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基礎上改造爲巨大的社會主義的經濟了。集體農莊的制度已獲得最終的勝利。除很少數例外，一切集體農莊均由機器拖拉機站供用機器。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經濟中，拖拉機之數量，已達四十五萬架，而這些拖拉機之力量，現在已經超過八百萬匹馬力。在田場上工作的康拜因機，已超過十二萬架。此外，還有十二萬輛載重汽車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中工作着。

農民除從前自己所有的土地外，蘇維埃政權又曾把過去地主的、國家的和教堂的土地共一萬萬五千萬餘公頃轉給了農民。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田場上的收成，日益增長。今年，我們收穫了約七十萬萬普特的穀物（鼓掌），這是我國從來未有過的。棉花和糖蘿蔔之收成，也大大增長了。在整個農業戰線上，都在爲力謀提高收成，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而奮鬥。

在革命前的俄國，饑餓的貧農曾佔農民大多數。十年以前，我們還認為貧農人口不少於農村人口總數三分之一。現在我們的農村中，已不復有貧農了。貧農與全體農村勞動者一起，在集體農莊中創造着新的、真正富裕和真正文化的生活。（鼓掌）。

蘇維埃政權對於集體農莊農民的關注，今年更由許多新的特別設施表明了。姑且不說不久以前所公佈的關於集體農民交牛奶給國家的優待條例。在本年，交穀物給國家的定額與用產品報酬機器拖拉機站工作的定額，也均大大減少了。這種減少之數量，等於去年定額百分之二十以上。國家在以往的各年份中貸給集體農莊的穀債，均已全部勾銷，不必償還。所有這些穀物方面的豁免，僅就今年一年而論，即約達六萬萬普特，這些穀物現在均留在集體農莊與集體農民自己手裏。我們從未聽到過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對農民幸福表示這樣的關注。

讓農民與工人自己來對照比較罷：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彼此競賽中，究竟是誰有道理呢。讓工人與農民從此做出自己的結論罷。這種結論，一定不會有利於資本主義，而是有利於我們的制度。（鼓掌）。

蘇聯經濟增長之總的表現，我們在蘇聯國民收入之增長中看得出來。大家都知道，在沙皇的俄國，缺少財產的與沒有財產的民衆，佔居民總數十分之九，而他們的收入則只約佔國民收入四分之一。換言之，佔居民總數十分之一的富人，把國民收入其他四分之三都裝入自己的荷包中去了。從那時起，情形已經根本改變了。現在，全部國民收入都歸勞動者所有；而且國民收入百分之九十九，歸從事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工人、職員及農民所有；而只有百分之

一的收入，是歸個體勞動農民及尙未合作化的手工業勞動者所有。今年國民收入之總數，比較戰前增加了五倍。這是必須知道的事實。

現在，我關於我國文化之增長，要說幾句話。

請看最關重要的數字罷。全國各學校學生總數，在一九一四年爲八百萬人，而在去年則已增至三千八百萬人。這就是說，已增加了四又十分之七倍。而在烏茲別克、塔什克、土爾克明、基爾啓茲這樣的共和國，學生數目，則已增加幾十倍。現在全體兒童都在初等小學中念書。中等學校學生總數，與革命前比較，已增加十八倍。高級學校學生數目，已增加約近五倍。現在我國高級學校內學習者，共有五十四萬人。同時，除一切學校——高級學校亦在內——之免收學費外，還有四十四萬高級學校學生和約近六十萬中等專門學校（技術專門學校，工人速成中校等等）學生，就是說，有一百萬以上的大學生和中學生，領取國家發給的生活費。成年人普通教育學校，大大增多了，在此種學校中念書者，約有九百萬人。除上述三千八百萬學生外，去年在專爲工人和集體農民開辦的各種講習所內學習者，有六百三十萬人，而在幼稚園中受預備教育的兒童，則有四百三十萬人。

書報之出版數目及發行份數，已增加許多倍。用各民族文字印行的書報數目及份數，其發展尤爲迅速。從前遭受嚴厲壓迫的民族文化，已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開始真正繁榮了。我國教育費用之增加，就是說明文化建設之巨大的高漲。在最近十年內，教育費用，一共計算起來，已增加三十三倍。（鼓掌）。在現今一九三七年，教育費用，共達一百八十萬萬盧

布以上。

讓資產階級的國家來與這些事實比賽一下罷。（鼓掌）。沒有那一個資產階級國家能夠拿出文化方面多少顯著的進步來與這些數字對立，可是却有不止一個國家於最近十年至二十年內，在文化建設方面，不僅沒有絲毫進步，而且向後退步了。

蘇維埃制度之這些勝利，是以什麼為基礎呢？

這些勝利，也如十月革命之其他一切勝利一樣，是以同一基礎為基礎的。這些勝利，首先是以領導全部社會主義建設的布爾塞維克黨之正確政策為基礎（鼓掌）。在社會主義之一切成績中，在我們的一切勝利中，我們都看見列寧主義之戰勝一切的力量（鼓掌）。我們是因爲我們忠實遵守列寧主義而獲得了勝利（鼓掌）。關於這一點，斯大林同志教導過我們，而且教導着我們（熱烈的、長時間的鼓掌）。

列寧—斯大林的黨領導了我們獲得節節的勝利：在十月武裝起義的時候；在必須擺脫那萬惡帝國主義戰爭火燄的時期；在國內戰爭與武裝回擊干涉者的英勇年份；在實行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是說在我們實行過渡到所謂新軌道上的時候；在開展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時候；在農民過渡到集體化道路上的時候；在社會主義在我國獲得最終勝利的年份。我們經過了巨大的艱難，忍受了不少的困苦。我們會專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來接連爭得一個一個的障地。我們全部政策中的指南，是關於在與農民聯盟基礎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思想。我們時時都記着列寧在一九二一年的偉大遺囑：

「與農民保持十年至二十年的正確關係，那末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就有了保證（即令那正在發展着的無產階級革命會延遲發生），否則就會受到白匪恐怖所造成的二十年至四十年的苦痛」。

我們之所以能夠這樣順利實現了列寧這些遺囑，就是因為領導我們全部事業的，領導我們全部工作的，是列寧事業之忠實繼承者，是具有發展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的功勳者——是我們的斯大林。（熱烈的、長時間的鼓掌，歡呼。全體起立。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烏拉！」）。

我們是在對革命之敵人，對列寧主義之敵人進行戰鬥中，獲得我們事業的種種勝利的。鑽到黨裏來的異己分子與各種資產階級的墮落分子，奸細與偵探，如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這一班人，向我們進行了殘酷的襲擊，想使我們離開正確的路線，想使我們黨在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所遇到的困難面前實行投降。這不僅托洛茨基分子曾經如此，而所有一切右的分子，「左」的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其他種種反列寧主義的小團體亦莫不如此。

當我們用掃帚把他們從布爾塞維克隊伍中掃除出去以前，我們曾不得不在好幾年中，在黨內和在工人階級內進行巨大的解釋工作，採取不少的辦法，以保持黨的一致和把這一切資產階級奸細清出我們的隊伍。革命表明了，曾有不少這一類異己分子混進黨內來，而其中某些人，還是沙皇的祕密警察機關以及外國偵探機關直接派送到我們的組織中來的。

當時在我們面前擺着這樣的主要任務：保持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同時要保證社會主義工業——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之引導力量——有這樣發展的速度，以便在最短時間內就使國家從極落後的情況中，從經濟落後情況中，從技術落後情況中，從文化與軍事落後情況中擺脫出來。國內的，尤其國際的環境，會直接逼迫我們這樣做。今天，在十月革命二十週年時，我們可以堅決地、毫不自誇地說：在基本上，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這一任務。（鼓掌）。否則我們現在就沒有可能來說，我們在國民經濟之有決定意義的部門中已經完成了當時規定的技術改造的計劃。而且我們也就不會有集體農莊制度之勝利，而集體農莊制度之勝利乃是我們革命第二個十年內最巨大的勝利。

然而這並不是說，關於我們與資本主義競賽的問題，已由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在其他國家內社會主義還未勝利時，這個問題是不能完全解決的。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說：在剝削者被推翻以後，階級鬥爭不僅不減弱，而且恰恰相反，且具有更尖銳得多的形式。對於在敵視的資本主義包圍中建設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國家，尤其如此。似乎是不難明瞭：在這種情形下，敵視社會主義的力量，是由這整個外部的包圍以及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培植着。

不僅我們把自己的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作比較。而且我們的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敵人也是作這種比較的。從這一比較中，我們作出自己的實際結論，而他們却作出另一種結論，即相反的結論。一件事情是很明顯的：資本主義決不會在我國社會主義勝利面前自動放下武

器。這些勝利在資產階級營壘中引起瘋狂的仇恨，以至於拚命的仇恨。我們應當顧到這件無可疑義的事實。

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強盜，既然在與勝利的社會主義進行公開的，所謂和平的競賽中遭受節節潰敗，於是就轉而進行各種各樣的暗中破壞的勾當，進行各種各樣的卑鄙的陰謀。這從托洛茨基主義的例子中便可以顯然看出來，托洛茨基主義早已變為偵探的托洛茨基主義，變為偵探、暗害者、奸細及恐怖兇手的匪股了。斯大林同志很明顯地揭露了現時托洛茨基主義之實質。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一個應有自己的政綱而又不在羣衆面前隱藏自己面貌的政派。偵探的托洛茨基主義，乃是偵探、殺人兇手與暗害者的匪股，是人民之死敵；對於人民之死敵，我們是應無情對付的。（鼓掌）。對於這一切廢物，不論外國偵探機關把他們雇用了多少，我們當然要捉住他們的尾巴……

我們認為這樣處置，正是保證我們能平安工作以及我們在主要戰線上與資本主義競賽中獲得勝利的條件之一。

今天，與資本主義的主要競賽是在經濟方面進行着，因此，這競賽中的主要標準（尺度），便是勞動生產率。在這裏，我們也記着列寧的指示，「歸根到底說來，勞動生產率，乃是使新社會制度得到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條件」。

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在這一方面已有充分的成功，雖然我們已有許多很好完成自己事業的工廠與製造廠。我們在好些重要工業部門中，還落後於技術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落

後於美國。在很多方面，我們還不會利用斯達漢諾夫者之經驗，以使用布爾塞維克精神來推進工廠與製造廠以及推進整個整個的工業部門。

但是，決不可忽視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第一批重大成績，尤其當我們把蘇聯與其他各國作比較時，更不能忽視。七—八年來，在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每個工人之每年出產量，幾乎停留原地，沒有增長。而在同一時期內，即從一九二九年，我國工業中每個工人之勞動生產率却增長了兩倍以上。

在一九三六年一年，即斯達漢諾夫運動開始後第一年內，我們大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就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一。在我們這個沒有危機的國家，勞動生產率之經常增長，是毫無阻礙的。恰恰相反，只有現在，我們才能說，最近幾年所建築起來的工廠中的工人幹部，業已經過相當時期的技術訓練，現在他們能夠給與勞動生產率之真正的高漲。這種預期，完全可以實現，只要我們的經濟的、工程技術的與職工會的幹部真正懂得自己的任務，打破障礙事情的官僚主義障礙和認真組織斯達漢諾夫者的勞動。

我國農業之可能性亦很大。現時在集體農莊中，已有不少的人，不僅已學會好好駕御拖拉機，而且已學會好好駕御康拜因機。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在四年以前，在機器拖拉機站內，每架康拜因機之每年平均工作量，還只等於七十公頃，而在去年則已達三百五十公頃，就是說，在三年之內增長了五倍。

我們從這一切中間得出實際的結論，我們首先就認為在我們這裏，只有這樣的工廠，才算

是按照社會主義精神工作的工廠，這些工廠所出產的良好產品，較之外國同樣的工廠，不是更少，而是更多。我們的幹部在掌握技術方面業已作出巨大成績。必須在工廠和製造廠中把這些成績化為社會主義社會所應有的高度勞動生產率。只有在那時，在與資本主義競賽的主要戰線上的鬥爭結局，才算解決。

在工業中，在運輸業中以及在農業中，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更加緊為高度勞動生產率而奮鬥——這就是決定一切的任務。

(三) 論前途

從十月革命最初一日起，不僅敵人們，而且許多假「朋友們」即曾預言十月革命很快就會滅亡。他們特別慣用了的論據，便是說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不合時機，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獲得勝利。列寧估計到帝國主義之特點，用其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反對此種可憐的資產階級偏見。遠在一九一六年，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之軍事綱領一文中就已經寫道：

「資本主義在各國之發展，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之下不能不如此。由此便得出不變不易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同時獲得勝利。社會主義將首先在一個或數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他的國家將在若干時間內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

級以前的國家」。

由列寧以科學方法所證明了的這個理論原理，並且已完全由實踐所證實，已由我國千百萬光榮的社會主義建設者所證實。

我們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此時，資本主義營壘中的矛盾已達到極端尖銳的地步。第一次全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就是由這些矛盾之尖銳化所引起的。十月革命已表明世界資本主義傾覆之開始，換言之，就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之開始。

總之，世界革命，業已開始。然而世界革命並不是以資本主義整個鏈條一下子崩潰而開始的，而是以資本主義鏈條中單個環節之崩潰而開始了的。地主資產階級的俄國，原來就是這第一個環節，結果牠便被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替代了。

自那時起，無產階級革命——現代最先進的現象，就成爲民衆一切真正進步的運動——即不是純粹共產主義的運動——之靠山。現在，無論勞動羣衆爲擁護民主權利而從事反法西斯蒂的鬥爭，無論弱國爲爭取民族獨立而從事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鬥爭，均把無產階級革命當作自己的靠山。在資本主義各國中，已經沒有一個國家是進步之靠山了。一切進步的，日益爲衰老的資本主義所歧視。現時在擁護一切進步之利益方面，在擁護文化利益與民族自由利益方面，最顯著的地位是屬於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掌聲如雷**）。一切進步的，一切忠誠民主的，都傾向於這一方面，而對資本主義完全表示絕望。這樣，資本主義便由歷史發展行程走向自己的終結，而讓位於日益增長的社會主義革命。（**掌聲如雷**）。

在我們國家中，社會主義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時，就在政治方面完全勝利了。自從農民羣衆轉上集體農莊道路的時候起，就是說，從七八年前的時候起，我們就已經可以說社會主義已在我國經濟方面獲得最終勝利。關於社會主義在文化方面的最終勝利，現在說來，未免還早。這是由於我們在克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只有使社會主義文化得到廣大的發展，才能順利地克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但同時，真正社會主義文化的道路上每一步的發展，不僅立刻給與自己的直接結果，而且造成使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分析斯達漢諾夫運動之意義時，曾說：「斯達漢諾夫運動準備着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斯大林同志在同一演講中發展了這一思想：

「斯達漢諾夫者是我們工業裏的革新家，斯達漢諾夫運動是我們的工業之將來的形像，這個運動本身含有工人階級將來文化技術高漲之種子，這個運動給我們開闢唯一的道路，使勞動生產率能夠達到必要的高度，以便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形勢——所有這些情形，難道還不明顯嗎？」

因此，把「工人階級之文化技術水平提高到工程技術勞動人員之水平」，以及把全體勞動羣衆之文化程度提高起來，——這就是基本的任務，而我們的主要勝利，即依靠於這個基本任務之解決。

從蘇維埃政權勝利之時起，共產主義即已開始深入到我們的生活中。從那時起，我國社

會主義的改造，業已經過二十年。我們已達到什麼結果呢？總結怎樣呢？

我們創立了使剝削者無存在餘地、使剝削制無存在餘地的社會主義社會。創造了新的，更高式的社會。在我們社會裏兩個階級間的關係中，即工人與集體農莊農民間的關係中，不僅沒有仇視的現象與不可調和的矛盾，恰恰相反，他們在生活條件上，在文化發展上，在其力謀進到共產主義的志願上，都是日益接近的。

我國人民是過着新生活，因為社會主義業已深入到我們制度之一切細胞中。這個新生活，鼓舞着勞動者，使他們產生新而又新的力量。從青年中，從我們的兒童中，長成一輩新人物，他們將勝利完成社會主義社會之巨大的與日益增長的任務。

我們不能說，所有人民的都已成爲社會主義的了。然而在我們眼前，真正社會主義的，正變成人民的，爲民衆所親近的。另一方面，誰都能夠看到，我國勞動羣衆無論在實際工作方面或在科學創造工作方面，都是把所有反共產主義的，看作是反人民的，看作是與人民不相容的。在我們這裏，已習慣把共產黨之敵人與蘇維埃政權之敵人，看作是人民之公敵。不久以前開始的選舉最高蘇維埃代表的政治運動，業已成爲勞動羣衆更加努力團結在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周圍的事業。（鼓掌）。

所有這些，是表明什麼呢？這是表明着，在我們國家中業已創造了空前未有的，人民內部的精神上與政治上的一致，社會主義社會之精神上與政治上的一致。（鼓掌）。

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未曾有過而且現在也沒有這樣的人民一致。資本主義社會，

被內部的種種矛盾所分裂，在那裏，統治者的少數人，剝削者的上層分子，永久與人民隔離和對立着，與被剝削的羣衆對立着。資產階級通常都是廣泛利用外部危險以彌縫自己的制度。然而在現時，就連資產階級這套衣服，也到於露出破綻來。大家都看見，資本主義正滾到深淵中間去。

我國之幸福，就在於我國會不怕各種困難，而擺脫了資本主義的腐爛社會。看罷，已經二十年了，在這二十年中，我們總是沿着自己的新道路前進，向着共產主義前進，深知我們担負有替全人類開闢達到光明燦爛生活的可靠道路的光榮使命。這就提高着我國羣衆之覺悟與團結着勞動者之一致。

蘇聯民衆之精神上與政治上的一致，乃是在英勇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及外國武裝干涉者而備受艱難困苦的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這個一致，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在提高國民經濟的事業上，鞏固起來的。然而，只有在完全不許有剝削者之存在與完全不許有任何人剝削人制度之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建立起來後，人民之新的精神上與政治上的一致，才於現出來而成爲最偉大的力量。這種充滿着深刻的國際主義的精神上與政治上的一致，將最終把蘇聯各民族團結成爲一個整體。在這個一致上，其他各民族也將看見自己將來的模型。

我國人民之精神上與政治上的一致，並且有其具體的表現。我們有一個名字已成爲社會主義勝利之象徵。同時，這名字又是蘇聯各民族之精神上與政治上之一致之象徵。你們知道，這名字就是斯大林！（鼓掌。全體起立。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

在說到我們的前途時，我們首先就是指我國之和平發展而言。但如果和平竟被破壞，如果狗竟離開鏈子，撲向我們，撲向我們的房屋，那我們對此將說什麼呢？那時我們就回答道：讓敵人來嘗試社會主義社會之精神上與政治上的一致之力量罷！（掌聲如雷）。

在這幾天內，我們的感覺和意念，最好是用各國勞動者所懂得的簡單詞句來表示：

十月革命萬歲！

更加高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旗幟！（全體起立。掌聲如雷。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

572
444335

(15)

